

麟書
楊帝海山記
楊太真外傳
竊憤錄
謝小娥傳

求心錄
楊帝開河記
高力士傳
南爐紀聞錄

中山狼傳
楊帝迷樓記
裴伯先別傳
御製紀夢



煬
帝
開
河
記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古今說海歷代
小史古今逸史皆
收有此書古今逸
史較勝故據以排
印

煬帝開河記

睢陽有王氣出。占天耿純臣奏。後五百年。當有天子興。煬帝已昏淫。不以爲信。時遊木蘭庭。命袁寶兒歌柳枝詞。因觀殿壁上。有廣陵圖。帝瞠目視之。移時不能舉步。時蕭后在側。謂帝曰。知他是甚圖畫。何消皇帝如此掛意。帝曰。朕不愛此畫。只爲思舊遊之處。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。右手指圖上山水。及人煙村落。寺宇。歷歷皆如目前。謂后曰。朕昔征陳主時。遊此。豈期久有臨軒。萬機在躬。便不得豁於懷抱也。言訖。聖容慘然。后曰。帝意在廣陵。何如一幸。帝聞心中豁然。翌日與大臣言。欲至廣陵。旦夕游賞。當此之時。以雲煙爲靈景。視榮貴若陳腐。議欲泛巨舟。自落入河。自河達海。入淮至廣陵。羣臣皆言似此程途。不啻萬里。又孟津水緊。滄海波深。若泛巨舟。事恐不測。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。乃蕭后弟奏曰。臣聞秦始皇時。金陵有王氣。始皇使人鑿斷砥柱。王氣遂絕。今睢陽有王氣。又陛下喜在東南。欲泛孟津。又慮危險。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。乃是秦時王離畎水。灌大梁之處。欲乞陛下廣集兵夫。於大梁起首開掘。西自河陰。引孟津水入東至淮。放孟津水出。此間地不過千里。況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。二則鑿穿王氣。帝聞奏大喜。羣臣皆默。帝乃出勅朝堂。有諫開河者。斬之。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。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。使淵稱疾不赴。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。都督自大梁起首。於鸞臺之北。建修渠。所署命之爲卞渠。占祗有此卞字。開封城乃卞邑。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。詔發天下丁夫。男年十五以上。五十以

下者皆至。如有隱匿者，斬三族。帝以河水經於下，乃賜卞字加水。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，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，俱饋飲食。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，各執杖爲吏，如節級隊長之類，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。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，自上源而西至河陰，通連古河道。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，又令二分丁夫，自上源驛而東去，乃隋大業五年八月，上旬建功，畚鍤既集，東西橫布數千里，纔開斷未及丈餘，得古堂室，可數間，瑩然肅靜，漆燈品煌，照耀如晝。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，中有棺槨如豪家之葬。其從功吏聞於叔謀，命啓棺，一人容貌如生，肌膚潔白如玉而肥，其髮自頭出而覆其面，過腹胸下，略其足，倒生而上，及其背下而方止，搜得一石銘，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，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。有一下邳民讀曰：我是大金仙，死來一千年，數滿一千年，背下有流泉，得逢麻叔謀。葬我在高原，髮長至泥丸，更候一千年，方登兜率天。叔謀乃自備棺槨，葬于城西隅之地。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，帝遣使馳御署，玉祝并白璧一雙，具少牢之奠，祭于留侯廟，以假道祭訖，忽有大風出於殿內，窻牖間吹鏐人而使者退。自陳留果開掘東去，往來負擔拖鍬者，風馳電激，遠近之人如蜂屯聚。既達雍丘，時有一夫乃中牟人，偶患偏痺之疾，不能前進，墮於隊後，伶仃而行。是夜月色澄靜，聞呵殿聲甚嚴，夫鞠躬俟河左良久，見清道繼至，儀衛周旋，一貴人戴侯冠，衣王者衣，乘白馬，命左右呼夫至前，謂曰：與我言爾十二郎，還白璧一雙，爾當資于天下。煬帝有天言畢，取璧以授，夫跪受訖，欲再拜，貴人躍馬西去，屈雍丘，以獻於叔謀。然視乃帝獻留侯物也，詰其夫夫具道，叔謀性貪，乃匿璧，又不曉其言，慮夫洩于外，乃斬以滅口。然後於雍丘至大

林中有小祠廟。叔謀訪問。村叟曰：「古老相傳，呼爲隱士墓。其神甚靈。」叔謀不以爲信。將塋域發掘數尺，忽鑿一竅嵌空。羣夫下視，有燈火熒熒，無人敢入者。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，請入探之。叔謀喜曰：「真荊蒺之輩也。」命繫去邪腰下釣，約數十丈，方及地。去邪解其索，行約百步，入一石室。東北各有四石柱，鐵索二條，繫一獸，大如牛，熟視之一巨鼠也。須臾，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。一童子出曰：「子非狄去邪乎？」曰：「然也。」童子曰：「皇甫君望子已久，乃引入見。」一人服朱衣，頂雲冠，居高堂之上。去邪再拜，其人不言，亦不答拜。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階下。良久，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麼來。阿麼，場帝小字。武夫數人，形質醜異，魁偉，控所見大鼠至。去邪本乃廷臣，知帝小字，莫究其事，但屏氣而立。堂上人責鼠曰：「吾遣爾暫脫皮毛，爲中國主，何虐民害物，不遵天道？」鼠但點頭搖尾而已。堂上人益怒，令武士以大棒撻其腦，一擊而碎，有聲如牆崩。其鼠大叫，若雷吼然。方欲舉杖再擊，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。堂上驚躍，降陛俯伏聽命。童子乃宣言曰：「阿麼數本一紀，今已七年，更候五年，當以練巾繫頸而死。童子去，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。堂上人謂去邪曰：「與吾語麻叔謀，謝爾伐吾塋域，來歲奉爾二金刀，勿謂輕酬也。」言訖，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。約行十數里，入一林，踞石攀藤而行。回顧已失使者，又行三里餘，見草舍，一老父坐土榻上。去邪訪其處，老父曰：「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。」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，去邪一一言。老父遂細解去邪，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，且曰：「子能免官，卽脫身于虎口也。」去邪東行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。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，去邪見叔謀，具白其事。初，去邪入墓後，其墓自崩，將謂去邪已死。今日却來，叔謀不信，將謂狂人。去邪乃託狂。

疾隱終南山。時煬帝以患腦疼，月餘不視朝，訪其因，皆言帝夢中爲人搗其腦，遂發痛數日，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。叔謀既至寧陵，縣患風逆，起坐不得，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，曰：「風入腠理，病在胸臆，須用嫩羊肥者蒸熟，糝藥食之，則瘥。」叔謀取半年羊羔，殺而取腔，以和藥，藥未盡而病以痊。自後每令殺羊羔，日數枚，同杏酪五味蒸之，置其腔盤中，自以手櫛擘而食之，謂曰：「含酥樹。」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，皆厚酬其直。陵寧下馬村陶榔兒，家中巨富，兄弟皆兒悖，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，慮其發掘，乃盜他人孩兒，年三四歲者殺之，去頭足蒸熟，獻叔謀，咀嚼香美，迥異於羊羔，愛慕不已，召詰榔兒，榔兒乘醉泄其事，及醒，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，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。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，所獲甚厚，貧民有知者，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。襄邑寧陵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，冤痛哀聲，旦夕不輟。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，掌四方表奏事，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，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，不訊其詞理，竝令答背四十，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。時令狐達知之，潛令人收兒骨，未及數日已盈車。於是城市村坊之民，有孩兒者，家置木櫃，鐵裹其縫，每夜置子于櫃中鏤之，全家秉燭圍守，至明開櫃見子，卽長幼皆賀。既達睢陽界，有豪塞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，徑穿透睢陽城，如要回護，卽取令旨，叔謀怒其言回護，令推出腰斬。令狐達救之，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，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，乃以釀金三千兩，將獻于叔謀，未有梯媒可達，忽穿至一大林，中有墓，古老相傳云：「宋司馬華元墓。」掘透一石室，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，遇風皆化爲灰燼，得一石銘云：「睢陽土地高，竹木可爲壕，若也不迴避，奉贈二金刀。」叔謀曰：

此乃詐也。不足信。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官殿上。一人衣絳綃。戴進賢冠。叔謀再拜。王亦答拜。畢曰。寡人宋襄公也。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。儻將軍借其方便。回護此城。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。叔謀不允。又曰。適來護城之事。蓋非寡人之意。從奉上帝之命。言此地後五百年間。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。豈可爲逸遊。致使掘穿王氣。叔謀亦不允。良久有人入奏云。大司馬華元至矣。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。拜觀于王前。王乃言護城之事。其人勃然大怒曰。上帝有命。匡護叔謀。愚昧之夫。不曉天意。乃大呼左右。令置拷訊之物。王曰。拷訊之事。何法最苦。紫衣人曰。鎔銅灌之口。爛其腸胃。此爲第一。王許之。乃有數武夫。拽叔謀脫去衣。惟留頸鼻。縛鐵柱上。欲以銅汁灌之。叔謀魂膽俱喪。殿上人連止之曰。護城之事如何。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。遂令解縛。與本衣冠。王令引去。將行。紫衣人曰。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。取於民間。叔謀性貪。謂使者曰。上帝賜金。此何言也。使者曰。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。此陰注陽受也。忽如夢覺。旣覺。神不住體。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。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。叔謀思夢中事。乃收之。立召陳伯恭。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。回屈東行。過劉趙村。連延而去。令狐達知之。累上表爲段達抑而不獻。至彭城。路經大林中。有偃王墓。掘數尺。不可掘。乃銅鐵也。四面掘去其土。惟見鐵墓。旁安石門。扁鎖甚嚴。用鄴人楊民計。撬開墓門。叔謀自入墓中。行百步。二童子當前曰。偃王顯望久矣。乃隨而入。見宮殿。一人戴通天冠。衣絳綃。坐殿上。叔謀拜。王亦拜曰。寡人瑤域當河道。今奉與將軍玉寶。遣君當有天下。儻然護之。丘山之幸也。叔謀許之。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。叔謀視之。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。叔謀大喜。王又曰。再三保信。此

刀刀之兆也。

刀刀者，隱語也。二金刀之意也。

叔謀出令兵夫曰：

「謹其墓。」時煬帝在洛陽，忽失國寶，搜訪宮闈，莫知所在。隱

而不宣。煬帝督功甚急，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，下塞之處死屍滿野。帝在

觀文殿讀書，因覽史記，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，謂宰相宇文達曰：「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，料長城已應摧

毀。」宇文達順帝意，奏曰：「陛下偶然讀秦皇之事，建萬世之業，莫若修其城，堅其壁。」帝大喜，乃詔以舒國公

賀若弼爲修城都護，以諫議大夫高穎爲副使，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，修

長城。詔下，若弼諫曰：「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，連延一萬里，男死女曠，婦寡子孤，其城未就，父子俱死，

陛下欲聽狂夫之言，學亡秦之事，但恐社稷崩離，有同秦世。」帝大怒，未及發言，宇文達在側，乃叱曰：「爾武

夫狂卒，有何知而亂其大謀？」若弼怒，以象簡擊宇文達。帝怒，令囚若弼於家。是夜飲酖死。高穎亦不行。宇

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，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。時叔謀開汴梁，盈瀆口，點檢丁夫，約

折二百五十萬人，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，折二萬三千人，功既畢，上言於帝，決下口，注水入汴梁。帝自洛

陽遷駕大渠，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，使命至急如星火。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，家產破用皆盡，猶

有不足，枷項笞背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。龍舟既成，泛江沿淮而下，至大梁，又別加修飾，砌以七寶金

玉之類。於是吳越取民間女，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，謂之殿脚女。至於龍舟御楫，即每船用綵纜十條，每

條用殿脚女十人，嫩羊十口，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，牽之時恐盛暑，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，請用垂柳

栽於汴渠兩隄上，一則樹根四散，鞠護河隄，二乃牽舟之人，謹其陰，三則索舟之羊食其葉。上大喜，詔民

間有柳一株，賞一縑。百姓競獻之。又令親種。帝自種一株。羣臣次第種。方及百姓。時有謠言曰：天子先栽。然後百姓栽。栽畢，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。曰：楊柳也。時舳舻相繼，連接千里。自大梁至淮口，聯綿不絕。錦帆過處，香聞百里。既過雍丘，漸達寧陵界。水勢緊急，龍舟阻礙。牽駕之人，費功轉甚。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，上言水淺河窄，行舟甚難。上以問虞世基。曰：請爲鐵脚木鵝，長一丈二尺，上流放下，如木鵝住，卽是淺。帝依其言，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。自雍丘至灌口，得一百二十九處。帝大怒，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。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，皆縛之，倒埋於岸下。曰：令救生作開河夫，死爲抱沙鬼。又埋却五萬人。既達睢陽，帝問叔謀曰：坊市人煙所掘幾何？叔謀曰：睢陽地靈，不可干犯。若掘之，必有不祥。臣已回護其城。帝怒，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。比直路較二十里。帝益怒，乃令擒出叔謀，囚於後獄。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。達奏自寧陵使爲不法，初食羊，後啖嬰兒。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，受金三千兩。於睢陽擅易河道，乃取小兒骨進呈。帝曰：何不奏達？達曰：表章數上，爲段達扼定而不進。帝令人搜叔謀囊中，得睢陽民所獻金，又得畱侯所還白璧，及受命寶玉印。上驚異，謂宇文達曰：金與璧皆微物，寡人之寶，何自而得乎？宇文達曰：必是遣賊竊取之。帝瞋目而言曰：叔謀今日竊吾寶，明日盜吾首矣。達在側奏曰：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，恐國寶榔兒所盜也。上益怒，遣榮國公來護兒，內使李百藥、太僕卿楊義臣、推鞠叔謀，置臺署於睢陽，并收陶榔兒全家，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。榔兒不勝其苦，乃具事招款。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，卽不奏之罪。獄成進上。帝問丞相宇文達曰：叔謀有大罪四條，食人之子。

受人之金，遣賊盜寶，擅易河道，請用峻法誅之。其子孫取聖旨，帝曰：「叔謀有大罪，爲開河有功，免其子孫。只令腰斬，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至，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，謂曰：『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，感將軍護城之惠。』」去年所許二金刀，今日奉還。叔謀覺曰：「據此先兆不祥，我腰領難存矣。」言未畢，護兒至，驅于河之北岸，斬爲三段，擲兒兄弟五人并家奴黃金窟，並鞭死中門外。段達免死，降官爲洛陽監門令。